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AMA XIUDAORYUAN

巴马修道院

(法) 司汤达 著 王康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AMA XIUDAORYUAN

巴马修道院

(法) 司汤达 著 王康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马修道院 /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王康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59-2

I. ①巴… II. ①司…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86号

巴马修道院

(法) 司汤达 著 王康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6.5

字 数：44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59-2

定 价：47.80元

告读者

这部小说作于离巴黎三百法里^[1]的地区，是在1830年冬季。所以它与1839年发生的事^[2]毫无关联。

1830年之前很多年，当时法国侵略军正横扫欧洲，我恰好有机会得到一张住宿券^[3]，搬进了一位议事司铎的家里。那是在意大利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帕托瓦^[4]。因为住得时间久了，我与主人便有了交情。

1830年我故地重游，又到了帕托瓦，我匆忙赶往温暖的司铎^[5]家，他已经去世了，这我知道，但是我想再看一看那间客厅，我和司铎在那间客厅里度过了许多愉悦的夜晚，之后常常让我意犹未尽。我见到了司铎的侄子和侄媳妇，他们把我当作好朋友一样款待，后面又有几位友人到访，到很晚了我们才分开。司铎的侄子从佩德罗提咖啡馆带来了非常可口的桑巴荣^[6]。我们之所以谈话到很晚，主要是因为有人说到了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司铎的侄子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公爵夫人的很多故事完完整整地给我们讲了一遍。

“在我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我对他们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时刻。我要把你们的故事都写成小说，这样我可以用来聊以消磨寂寞的晚上。”

“既然如此，”议事司铎的侄子对我们说，“让我把我伯父一

[1] 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2] 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司汤达在1838年11月4日至12月25日在巴黎写的。

[3] 军队里分发给官兵前往指定人家住宿的凭证。

[4] 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

[5] 相当于主教级的顾问，在天主教会中是相当高级的职位。

[6] 意大利小食，用蛋黄加糖、酒和香料等制成。

直以来的札记交送给您，在巴马^[1]那一部分的下面，说到在公爵夫人的权势非常得力的那段时间里，巴马宫廷里发生的几例阴谋倾轧的事情。但是，您一定要当心！这个故事绝对不是符合道德原则的，目前你们法国正以福音书式的洁白自我骄傲，这个故事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好的声誉。”

我目前按照1830年的原稿丝毫不加改动地发表这部小说，这可能有两方面的缺陷：

第一个是对读者来说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意大利人，或许读者不大有兴趣。意大利的人心和法国不太相同。意大利人真诚、友善，而且一般没有受到什么恐吓的话，他们是心口合一的。他们的虚荣心也只是偶尔会发作，不过一旦这种虚荣心发作了，就成了一种狂野，他们称之为puntiglio^[2]。结果，在他们之间，贫穷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第二个缺陷和作者有关。

我承认，我大胆地保留了人物性格方面那些粗枝大叶的地方，不加修饰。但是，另外，我必须说明，对他们的许多地方我在道德上要给予非常严厉的责怪。为什么要让法国人的高尚品德和性格上的各种优点强加在他们身上呢？法国人最爱钱，很多时候不会为了爱与恨而去犯罪。这部小说里的意大利人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认为，从南向北，每走上二百法里路，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光，同样来说小说也就不一样了。议事司铎可爱的侄媳妇曾经和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认识，而且还对她非常敬佩，她请求我不要随便改动公爵夫人的经历，虽然那些经历的确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1839年1月23日

[1] 意大利北部城市。

[2] 意大利文：“面子问题”。

目 录

上卷

第一章.....	2
第二章.....	14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3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4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58

第十三章..... 169

下卷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208

第十六章..... 221

第十七章..... 235

第十八章..... 247

第十九章..... 263

第二十章..... 280

第二十一章..... 300

第二十二章..... 319

第二十三章..... 334

第二十四章..... 351

第二十五章..... 367

第二十六章..... 382

第二十七章..... 395

第二十八章..... 406

上卷

Giamifurdolciinviteaempirlecarte
Iluoghiameni.
ARIOST,SAT.IV.^[1]

[1] 意大利文：“那些优美的地方曾经力邀我去描写它们。”——阿里奥斯托《讽刺诗》第四首。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

第一章

1795年5月15日，波拿巴^[1]将军率领一支士气蓬勃的军队来到米兰^[2]。只要军队跨越了罗迪桥^[3]，就标志着向全世界宣布，恺撒^[4]和亚历山大^[5]的继承人在历经多年来的风雨后终于归来了。意大利这个沉寂多年的民族在这段时间内见证了诸多杰出和勇敢的奇迹之后，终于觉醒了。一周前，当法军还没来时，他们在米兰人眼中还只是一群恶名昭著的强盗，谁只要见到皇帝兼国王^[6]陛下的军队，一定会吓破胆；至少那些纸张肮脏异常、巴掌大小的小报是这样宣传的。

中世纪时，共和主义的伦巴第人就如法国人那样顽强勇敢，他们曾经见证了德意志的统治者将自己的城市剿灭。从此之后，他们沦为了忠诚的子民，他们所做的事情，最大的就是在那些富家千金小姐出门的时候，将十四行诗印在她们粉红塔夫绸的手帕上。而这些小姐，在完成这件人生大事以后两三年的时间，往往会遇到一位异性朋友；或许在婚约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上，夫家挑选的随侍骑士的名字也能写。但这种没有丝毫热情的风俗与法国部队的突然出现所产生的轰

[1] 波拿巴将军(1769—1821)，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2] 意大利大城市。伦巴第的政治中心。

[3] 拿破仑于1796年5月11日在意大利北部的洛迪城大败奥地利军队。战争最激烈的地点在阿达河的桥头。5月15日法军进入米兰城。

[4]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5]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古代著名统帅，马其顿国王。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6] 指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二世（1768—1835）。

动效应相比较，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一段时间以后，一派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出现了。从1796年5月15日这天开始，全国人民都发现从前他们所崇拜的是多么滑稽啊，甚至还十分恶心。新的观念的开始伴着奥地利士兵的全部撤退而崩溃。时尚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涉险所取代。很多世纪碌碌无为的日子过去之后，他们才清楚，幸福只能来自对祖国倾注全部的爱，以及为之做出勇敢奋斗的举动。持续多年的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1]独断专制的统治，已经让他们度过了许多暗无天日的时光。自从推翻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雕像之后，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就在这五十年间，《百科全书》以及伏尔泰在法国不断流传，但教徒们不停地向单纯耿直的米兰人宣告：要想在天堂里获得一个想要的地位，靠学习知识和世间事物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向本堂神父一分不差地缴纳什一税，并且向神父们坦白自己的过错——即使是非常小的，才是正确的。奥地利为了让这个历史上曾经十分骁勇善思的民族受到感化，甚至向他们低价出售避免为奥军提供后备力量的特例。

米兰的军队成立于1769年，部队里当时只有二十四名身穿红军服的赖皮，他们和匈牙利四团华服在身的掷弹兵一起牢牢守住城池。虽然热情高涨，但他们极度不端的行为也让人不堪忍受。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对本堂神父耐心坦白，不然就有可能在尘世间名誉扫地；非但这样，君主体制带来的一些恼人的约束也时刻在制约着单纯正直的米兰人民。比如说，居住在米兰的替他的皇帝侄儿治理社会的大公，突发奇想地想做小麦的买卖以大发一笔横财。但结果是，农民被迫卖掉粮食，但皇帝的粮仓依旧空空如也。

有位画细密画的青年画家，姓格罗^[2]，他与部队一起到达，之后小有名气，性格骄傲。1796年5月，法军到达的第三日，他到一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去，在那儿听说了这个身材壮硕的大公是怎样发家致富之后，就顺手拿起一张纸张十分粗糙的冷饮价目表，并在背面画

[1] 查理五世（1500—1588），德国皇帝，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国疆域包括意大利。菲利普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子，西班牙国王，在位时曾占领米兰。

[2] 即安托瓦·格罗（1771—1835），法国画家。

上了这个肥硕的大公；他的肚子被画成了一个法国士兵往上面刺一刀的画面，但是从肚子里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汨汨不断的麦子。我们现在把这种画叫作讽刺画，或者漫画，可在那时候，国家在强压专横的统治下，自然没有人见过这类画。自从格罗在塞尔维咖啡馆的桌上画了这幅画后，就好像一个奇观从天而降，人们连夜赶着印刷，次日，两万份画报被一售而空。

与此同时，一张布告张贴于众，目的是为法军的六百万军需而征税。虽然法军一连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多座城市，可是军需用品如衣服鞋帽，却依然紧缺。

随着贫困潦倒的法军的到来，伦巴第成为了欢乐和愉快的海洋，这时候六百万军税的压力只有教士和数量很少的贵族能感受得到。这些士兵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他们都小于二十五岁，全军的主帅也只有二十七岁，这已经是军队里最大的了。而教徒们曾经非常慷慨的言辞如今也被这样快乐，这样充满生机，这样没有烦恼的他们给了一个很重的回击。教徒们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总是在神圣的讲坛上传扬：法国人是傀儡，因为他们毁灭一切，杀了所有的人，是出于对死刑的恐惧，所以行军中每个军队前后都有一架断头台。

法国士兵被看到在乡间的茅草房门口，哄主妇的孩子睡觉。鼓手几乎在每天的夜晚都会拉小提琴，举办舞会。因为四组舞十分深奥难懂，士兵们都不能掌握，所以也无法教本地的妇女们，却让她们来改正这些士兵跳的“蒙费利诺”、“莎特莱罗”^[1]甚至还有另外一些意大利舞的舞步。

军官基本上都被安置在贵族家里，他们确实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一个名字叫作罗贝的中尉，就得到一张住宿券，被安排住在台尔·唐戈侯爵夫人家里。这个年轻军官参军时间不是很长，非常机灵。当他到达侯爵夫人家时，他所有的财产就只剩下一个价值六法郎的埃居^[2]，而且还是刚在皮亚琴察^[3]领取的。身上穿的这条崭

[1] “蒙费利诺”是意大利北部的民间舞蹈；“莎特莱罗”也是意大利民间舞蹈，有跳跃动作。

[2] 法国古币名，面值多为六法郎，亦有三法郎的。

[3] 意大利北部城市。

新的很漂亮的黄土布长裤是在过罗迪桥之后，从一个中弹而亡的奥地利军官身上脱下来的，这条裤子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他的军官肩章是用羊毛制的，把军服的衣袖与夹层用针缝在一起，这样才把那些破成碎片的布料连在了一起。但更可怜的是：他把从罗迪桥另外一个战场上捡到的帽子做成了他脚上皮鞋的鞋底，两条刺眼的绳子分别把那两只破鞋垫固定在鞋子上，所以当侯爵夫人的管家找到他，奉命邀请他与侯爵夫人一起吃晚餐时，罗贝中尉顿时感到非常为难。

幸好离这让人难堪的宴席还有两小时内，他与勤务兵一同想各种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缝补军服，并用墨水涂黑了皮鞋上那刺眼的绳子。终于，这个让人惶恐不安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长这么大以来，还没有哪件事让我这样惶恐紧张过，”罗贝中尉对我说，“这些贵妇人可能以为我去了会使她们感到不安，事实上她们并不清楚，我比她们更要害怕。我盯着自己不断移动的脚步，十分紧张，很想弄清楚走路时应该怎样才能使自己显得高大魁梧。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继续说道，“那时的她长得美丽动人。您是知道她的，她有一双非常迷人的眼睛，而且温和大方；一头亮闪闪的金色头发反衬着椭圆形的脸使她更加妩媚动人。挂在我房间墙壁上的那张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希罗底’，仿佛画的就是她。猛一看到她，我完全折服于她那无人能及的美貌，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自己的穿着。在热那亚^[1]的那两年，在那儿的穷困山区里所见到的，只是一段完全没有美感，令人凄楚的境况。我尽量保持冷静，走上前和她聊天，以此表达我对她很有好感。

“但是，在与她聊天的时候，我还是尽量压制自己说话的尺度。在斟酌字句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间用大理石装修的餐厅里有一打身着号衣的随从侍者，在那个时候，那些人的穿着真说得上是雍容、华贵。试想一下，这些家伙不仅脚踏质地上乘的皮鞋，还都在身上佩戴着银质的扣襟哪。我眼睛一瞥，看到他们全都傻乎乎地盯着我身上的军装，没准谁在看着我的鞋呢，真的让我很尴尬。当时，我说一句话就能镇住他们，但是有什么方法既能让他们规规矩矩，又不会

[1] 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

因此惊吓到两位贵妇呢？侯爵夫人曾很多次给我讲一个故事，她为了让自己不受到惊吓，找人把正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吉娜·台尔·唐戈接回家来住。现在那位美丽的彼埃特拉拉伯爵夫人就是她的小姑吉娜。在平静快乐幸福的日子里，她比所有人都显得更加快乐友好；在不如意的日子里，她比其他人都显得更加平静坚强。

“吉娜那时大约十三岁，但是穿着打扮却仿佛是十八岁的大女孩。她活泼开朗，这些您都是知道的。她瞅着我一身滑稽的打扮，生怕自己会情不自禁笑出来，无法顾得上去吃东西。侯爵夫人却不一样，她总是说着客套话来敷衍我。很显然，她在我的眼神中察觉出了尴尬。简单地说，当时的我一脸无奈，我内心极力忍受着别人鄙视的痛苦熬煎。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可是根本没法想象的事情。最后，我灵机一动，打破尴尬：我对那两个贵妇人说起了我们遇到过的困难，也提及了那些冥顽不化的老将军让我们待在热那亚的山区中那两年所经受的磨难。我跟她们说，部队给我们发的薪水是一种不能在本地区通用的指券^[1]和每日三两面包。我的叙述还不到两分钟，心地善良的侯爵夫人已经泪流满面了，这时候吉娜也显得心情沉重。”

“‘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尉先生，’吉娜脱口而出，‘三两面包！’‘那一定是真实的，小姐。并且每星期都有三天没有方法给我们分发，更糟糕的是当时我们都寄居在当地人家里，他们比我们生活得更困难，我们常常拿出部分面包接济他们。’起身离开时，我用胳膊挽着侯爵夫人，一直把她送到餐厅门前，又赶忙返回到餐桌旁，用仅剩的唯一的价值六法郎的埃居来犒赏服务我们用餐的服务员，可是我对那个埃居设想过许多种可能的用途。”罗贝接着讲道，“一个星期以后，法国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定下谁的罪行，台尔·唐戈侯爵也撤离了科摩湖边的格里昂塔城堡；在法军即将攻城的时候，他却毫不顾及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妹妹，随便她们在战火中被杀灭吧，他本人却很从容地藏在了城堡里。他除了十分仇视我们，还对我们有着一一种畏惧的心理，总而言之，这种心态没有办法用一种规则描述。我和他交往的那段时间，他那肥胖且没有血色的、布满虔诚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是滑稽。他回米兰的第二天，

[1] 法国督政府期间发行的纸币。

军队从六百万军粮中分发给了我三奥纳^[1]呢料还有两百法郎。这样，我在经济上又很宽裕了，很庆幸，我能与两位贵妇人一起跳舞了，因为又办舞会了。”罗贝中尉遇到过的这些事情，是所有法国人的一个典例。因此人们认为那些正直豪爽的士兵所历经的艰苦磨难十分正常，他们珍惜他们，拥护他们。

那意料之外的愉悦和值得回味的的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那没有克制的狂热，在当时这样流行，使我对此根本不能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那仅仅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才能得到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解释：“国已历经了一百年的消沉。”南面国家不在乎灯红酒绿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习气原本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2]家族的举世闻名的米兰公爵的官邸中就已经蔚然成风。但是自1624年西班牙军队占领米兰公国开始，在那种沉闷、猜忌、傲慢并时常伴随着担心有人推翻统治者自己统治的氛围中，高兴的事也就自然变得无迹可循了。这种风气也在贫苦大众之中迅速传播，这使他们哪怕只是受了一点委屈，也要拿出武器去找人算账，根本无暇顾及寻欢作乐了。

自1796年5月15日法军占领米兰到1799年4月在卡萨诺城^[3]获败而被迫离开，那段时间里，愉悦、自我满足、醉生梦死，以所有的令人不快却又合乎常理的情感的遗忘，所达到的比例，这我们能够许多年龄很高的百万富翁、放贷者和公证人中找到例证，哀愁也曾远离他们，金钱对他们来说也曾毫无价值。

其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族，因为看不惯每个人都欢乐的情景，避讳似的搬到乡下的豪庭里去了。事实上，在为法军筹集军粮时，这些大家族也总是很倒霉地按份儿被分派上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台尔·唐戈侯爵是其中的几个大家族之一，他是第一部分搬到科摩的南方那富丽堂皇的格里昂塔城堡里的人。罗贝中尉从前也被他的女仆们带到那里过。城堡位于风景美丽的科摩湖畔，一块高约一百五十尺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谓天下无双，那城堡覆盖了湖面很大

[1] 法国古尺，合1.18米。

[2] 维斯康蒂于1277—1447年间统治米兰。

[3] 意大利北部城市。

一块面积，据说它从前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从堡内四处大理石的石刻你可以发现，台尔·唐戈家族在15纪的时候就已经修建了这座城堡，吊桥和十分深的古城壕也十分清晰；城壕里早就干涸了，但是凭着高八十尺厚六尺的城墙，去抵挡敌军偶然的一次偷袭，是根本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它的功能，生性多疑的侯爵把它看得十分珍贵。他经常安排二三十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来伺候他，那样他就能消除内心充斥的在米兰的恐惧；私下里，他觉得仆人们之所以对他忠心，大概是因为他除了骂他们之外，从来就没有和他们交流过。

他心里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瑞士边城距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地方，有一个来自奥地利的间谍；为了让俘虏多点时间逃跑，他总是主动与那个间谍交换情报。不久之后，这件事就吸引了法国军事高官的注意力。

侯爵让他年轻的妻子待在米兰，以便管理家务事，准备筹集被分派到“台尔·唐戈”头上的军饷。他费尽心机帮忙减少分派的份额，为此，他既巴结那些在政府工作的贵族，也巴结几个高高在上的非贵族官员。但是家里却突然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侯爵又开始张罗妹妹吉娜的婚礼，那个男人生在富贵家庭。因为那个男人头发上扑粉，所以吉娜在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笑。没过多久，令人吃惊地，她就自作主张与彼埃特拉内拉侯爵结婚了。实际上，侯爵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上流人，人也很帅，只是家道中落，尤其令人不好说出口的是，他十分支持新思潮。当时，彼埃特拉内拉在意大利军团^[1]中做少尉；侯爵对这一点感到很不满意。度过了两年令人开心和兴奋的日子，巴黎督政府出现了对其政权盲目的自信，因此，他们排斥所有超前的思想。在意大利驻守的军队中被督政府任命的那些没有实力的将军，他们率领的军队在维罗纳^[2]一带的平原地带节节败退。可是两年前的同一地点，却获得了阿尔科和洛那托^[3]那样的胜利。奥地利的军队又重新向米兰进发。罗贝中尉当时担任营长，因为在卡萨诺战役中受了伤，只好又到他的朋友台尔·唐戈侯爵的岳父家借住了一次。

[1] 1796年法军占领意大利时建立的法国外籍军团。

[2] 意大利北部城市。

[3] 意大利两村庄，拿破仑曾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队。

十分令人难过，因为彼埃特拉内拉侯爵被法军派去退守诺维^[1]，罗贝就与他们，年轻的伯爵夫人一起，乘着一辆大车与军队随行。正因为此，她的哥哥台尔·唐戈却把她应得的那份家产据为己有了。

进而思潮复辟的那段历史也再一次发生了，米兰人民为之取名为“十三个月”，可是让人颇感欣慰的是，那些为人不齿的复辟思潮，伴随着玛伦哥^[2]之战而宣告失败，经历时间长达十三个月。那些败落、阴险、狡猾的人物又重新出现，顶替行使着各种权力操纵了社会的决策权。没过多久，那些思想不够进步的人就在村子中到处散播消息，列出拿破仑的种种罪状，而且被埃及的马木路克卫队^[3]送上了断头台。

那些在自家的庄园中怀着心思，渴望报仇的人，也都回归了。其中，台尔·唐戈因为疯狂而声名远扬，他的不羁性格帮助他在那些人中处于领头的地位。那些人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显得很坦然，但是现在只要一面临危险，就不停想方设法地勾结奥地利军队，欺骗唐戈信了本质是好人，使他以为上上之选是严厉。于是，一百五十多名爱国人士被捕了，在那时，这些人可都是意大利出类拔萃的人物。

那些人被迅速转运到塔罗湾^[4]，扣押在地洞里。地洞中苦不堪言的生活，使得那些狂热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由此，台尔·唐戈的地位更加显赫。他那令人厌恶的贪婪也时常被他看成是一种优点，并且总是在公众场合大加宣扬。他根本连一个埃居也没有给过他妹妹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但这时候他的妹妹还耽溺于爱情之中，与她的丈夫难舍难分，而且跟他在法国一起忍饥挨饿。正直纯洁的侯爵夫人对此也很无奈，最终只得找到一个机会从她首饰盒中偷拿了几颗小钻石。这个首饰盒每天晚上都要被她丈夫拿

[1] 意大利村庄，法国军队在这里被俄奥联军击溃。

[2] 意大利村庄，1800年6月拿破仑二征意大利，在此地击败奥地利军队。

[3] 埃及骑兵队，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作战，与这支军队交锋，将其击溃。

[4] 在亚得里亚海。

走，存放在床底下的铁箱子中。侯爵夫人和他结婚的时候，陪嫁物品价值八十万法郎，现如今，她丈夫每月给她的零用钱却只有八十法郎。从法军撤退出米兰的十三个月的时间里，谨慎如她，为了能经常穿黑色衣服，居然编出了许多借口。

值得肯定的是，为了顺着许多传统的写作风格，我的故事是从主要人物出生之前的一年开始展开的。而作品的主人公正是法布里斯·瓦尔赛拉，依照米兰人的称呼就是台尔·唐戈marchesino^[1]。十分碰巧的是，他出生时刚好法军被驱逐出境，也许是命运的旨意，让他变成了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对于台尔·唐戈侯爵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贵族，读者应当对他那毫无生色的肥胖的脸、狡诈的笑容和对新思潮的仇恨有了很深的了解。他的大儿子阿斯卡涅·台尔·唐戈获得了继承他所有财产的权利，长子与他长得非常像。在他八岁，而法布里斯两岁的那年，波拿巴将军——曾被所有的豪门贵族都觉得早已被送上断头台居然意料之外地从圣贝纳德山冒了出来。他到达了米兰，从此历史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让读者去猜测全国所有人民所展现出的疯狂情景吧！没过几天，拿破仑就在玛伦哥战役中打赢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必在此赘述了。米兰人的狂热情绪，混杂着复仇情结上升到了极点，追究原因，那些原本正直的人民早已学会了仇视。紧接着，那些幸存的被押送到犬塔罗湾的爱国人士也回到了米兰。对于他们的归来，举国欢腾。他们没有生色的脸、诧异的眼神和瘦弱的身体，和周围的一派欢腾的景象组成了一幅很独特的画面。因为他们的归来，那些有不好历史的人到处躲藏。第一批躲藏到格里昂塔城堡的人当中有台尔·唐戈伯爵。那些显贵的大家族家中的男主人对此既不满又害怕，但是他们的妻儿这时候所想到的是在法军第一次驻守在那儿的幸福时光，她们因为不能亲自去米兰，加入为庆祝玛伦哥之战的胜利而当即在当齐府所举办的、振奋人心的舞会而感到很失落。打胜仗的几天后，在伦巴第主管安保工作的法军将领发现每一个富人家里的佃户，和每一个农村老妇人，他们根本不屑于对在第一天中就连续攻克、占领十三条要道，因此改变意大利历史的玛伦

[1] 当地借用德国风俗，用这个头衔称呼侯爵的公子，用contino称呼伯爵的公子，用contessina称呼伯爵的小姐，等等。——原注